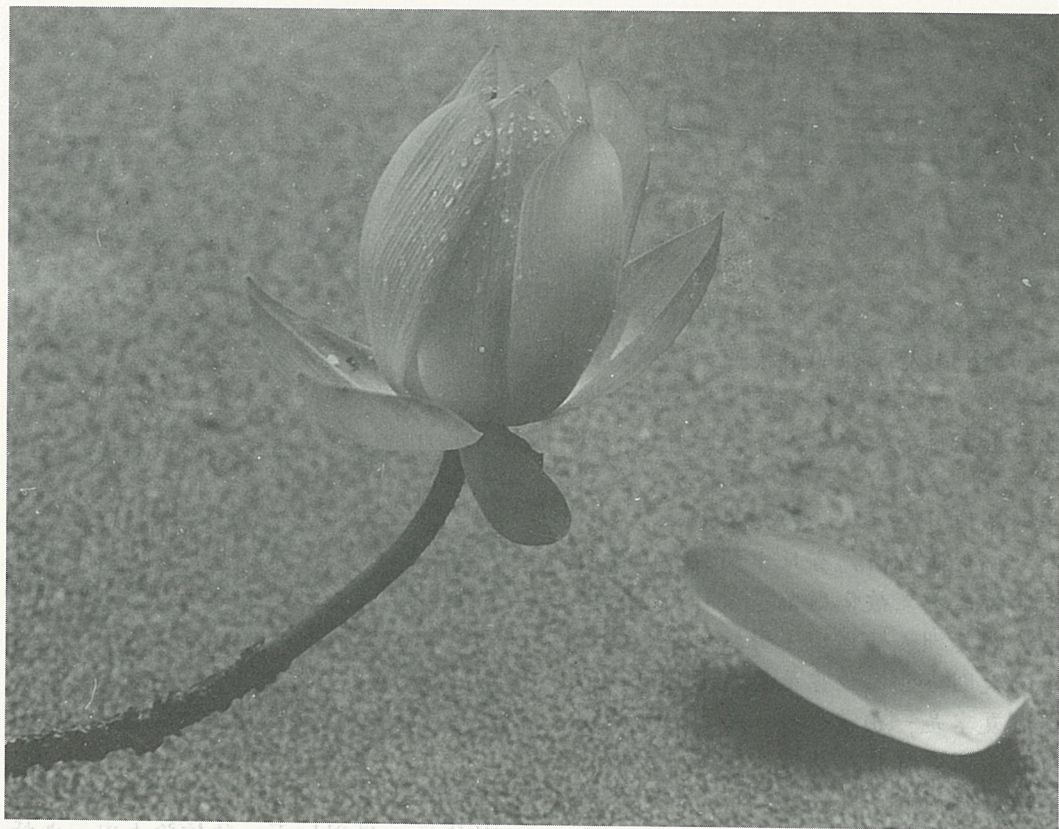


文：劉明儀
書：汪 濟
圖：林學金



一雨一番涼

夏與秋如何畫分呢？該從秋雨開始吧？夏日的雨，下過之後，短暫的清涼，很快就被驕恣的炎陽驅散，暑氣又復聚攏，炎熱依舊。而當太陽再也無法戰勝涼意，而且，涼意隨著一次次的秋雨，逐漸加深，加重，即使陽光普照的日子，也不再感覺燥熱，那，就是江南的秋，已揭開了序幕。

夏，是浮動的季節，秋，却宜於沉潛。掩上了門扉，阻絕紅塵侵擾。因著門庭冷落，而佈滿蒼苔的幽徑間，便只有野鳥清啼婉轉，而無復人聲嘈雜了，處在這樣的環境中，人，自然也陶融得一片祥和清明。

池中早先盈眸的朱燦荷花，碧潔荷葉，如今盛況不在，禁不起幾陣蕭蕭秋雨，花落蓮成，在秋風中搖曳著，夾帶著另一種不同於花香的幽微香氣。

閒時，讀幾卷書，那些在夏日中，因不耐久坐，翻閱瀏覽，而未定心細讀的書卷，在秋日來讀，情味格外不同，讀到篇終，興會之處，高聲吟哦，清韻咏嘆，袖手靜享幽趣清福，此樂何極？

在秋雲薄，秋氣清的日子，閒步林蔭，清潤之氣，深沁臟腑，令人感覺毛骨俱清。秋花飛墜，同是落紅，在秋日便感覺盡去傷春的稚嫩情緒，而別有一番生命完成的尊嚴。在這一剎那中，彷彿了悟了昔日之非。

塵世擾擾，多少人車塵馬跡的勞瘁著，為功名，為利祿而奔走著？自己，也曾經“未能免俗”的曾為紅塵客呵！如今，康與之對自己笑了：

“任依舊執迷的人去操心勞碌吧，我，寧選擇這繁華落盡的清閒！”

這一闕“感皇恩”是南宋康與之的

一雨一番涼江南秋興門掩蒼苔鎖寒
 徑紅塵不到盡日鳥啼人靜綠荷
 已過搖香柄澹陰未解園林清潤一
 片飛花墮紅影殘書讀盡袖手高吟
 清咏任從車馬客勞方寸

康與之感皇恩

汪濟

一雨一番涼，江南秋興，門掩蒼苔鎖寒
 徑，紅塵不到，盡日鳥啼人靜，綠荷風
 已過，搖香柄。澹陰未解，園林清潤，
 一片飛花墮紅影，殘書讀盡，袖手高吟
 清咏，任從車馬客，勞方寸。

康與之的「感皇恩」

作品，在淡淡的描繪中，寫出了清秋幽居的樂趣。平心而論，以詞來說，康與之應得的評價，至少可比肩晏幾道、張先等北宋名家。但，因為他是秦檜的門下客，因此，後人便多少“因人廢言”，有意無意的忽視冷落，也因此，曾在當代“紅極一時”，高宗皇帝宮中謄集

，必召他應制作詞才能盡歡的名詞人，後代竟默默無聞。可知一個文學家，可貴的不僅是作品，更重要的是“人品”，文人而無行，任憑他的作品如何譁眾取寵一時，在後世的評價上，仍會受到批判，康與之的例子，足為殷鑑。 ■